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南明潜龙传

NANMING
QIANLONGCHUAN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南明潜龙传

NAN MINGQIANLONGZHUAN

倪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明潜龙传/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505-9

I. 南…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477 号

书 名: 南明潜龙传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颜 箐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一章	清波上人	1
第二章	泰山神驼	33
第三章	爱恨交织	65
第四章	长发怪妇	97
第五章	太阴炼形	127
第六章	兜卒阵法	155
第七章	翻江剑法	174
第八章	野君观讳	210
第九章	倒海剑法	227
第十章	达摩题字	259
第十一章	黑水怪潭	291
第十二章	红云魔宫	323
第十三章	一刀之法	340
第十四章	雪魅火魑	366
第十五章	金肠玉肚	397
第十六章	天地新主	423
第十七章	光孝佛寺	457
第十八章	放下屠刀	486



南明潜龙传



第一章 清波上人

广东省中部的罗浮山，在增城县境之内，东接博罗县界。山岭伸延，周围广达五百余里，奇峰怪峦，有名可数的，就有四百多个。更有无数人迹罕至的山峰，大部是峭壁千仞，还都没有名字。那罗浮山因为山峰灵秀瑰奇，所以广东一省，山脉虽多，这罗浮山倒也称得是一等一的名山。相传在东晋时代，有一人姓葛名洪的，就在罗浮山作成《抱朴子》一书，得道成仙。那《抱朴子》一书，至今犹传。

在罗浮山脚下的增城，早在后汉已经相当繁华。常言道，人杰地灵，罗浮山因是天下灵秀之所钟，所以历代都有英雄人物出现。这期间有叙不完的故事，泰半回肠荡气，悱恻缠绵，慷慨激烈。此时，清兵早已入关，大军已抵福建，大清总兵李成栋，屯兵潮阳边境，欲犯广东之时。时清顺治三年十一月，亦即南明隆武二年十一月。

这一日清晨，一轮红日，才从东方慢慢浮起，映得东半边天空，似血一般红。万道金光自东方射出，在浓雾中跳跃钻动，像是几千条几万条金色蛇儿，正在来回游动一般。

在那罗浮山正中心，有一座山峰，唤作“玉女峰”，那玉女峰在罗浮山中，虽不算是最高的山峰，但却是最险要的一座，但见悬崖千仞，远看起来，恰似一幅青黝黝的屏障，自蓝天上倒挂下来一般。但在那山峰之绝顶，却有一间小小的道观，叫做“真元观”。除了大殿之外，两旁伸展出去，左右各有十余间房屋。

朝阳升起之后，并未驱散浓雾，那些雾一丝丝、一丝丝地在山上树木当中掠过，使得整个峰顶好像是在水面上浮沉一般。

太阳越升越高，到了天色全明的时候，从“真元观”的侧门中，跑出来一个年十八九岁的少年，步履稳定，浓眉大眼，生得极是敦朴淳厚，手中持了一柄锈迹斑斑的长剑，对着朝阳，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走出几十步，在一株松树底下，闭目盘腿，打起坐来。只见他调匀了气息，呼吸由浓浊而稳定，眼皮下垂，山上的雾不断在他腰际绕过。

正当他在用心做早课，练气功的时候，忽然在“真元观”内，又传出一

阵笑声，声音悦耳至极，比在那松林中婉转啼鸣的鸟儿，不知要好听多少倍。随即见人影一闪，一条矮小的人形飞似的向那少年打坐的地方跑来，身法又快，又一点声息都没有，霎眼间，便跑到了那少年面前，原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脑后梳着圆圆的两个发髻，眼睛又大又亮，配上那又浓又长的眼睫毛，就这一对眼睛，已显出这位小姑娘是一个极度聪明伶俐的女孩子。

她跑到少年面前，见那少年正在闭目用功，便伸了伸舌头，向他做了一个鬼脸。那少年毫无知觉。

小姑娘侧头一想，绕到那松树背后，轻轻一纵，人便悬空，纤手一伸，已攀住了最低的一根树支，爬了上去，在树上又爬了一会儿，便坐定不动，将自己稳在浓密的树叶之内。

没有多久，少年一跃而起，面色红润，额上出汗。他伸出手臂，就用衣袖在额上抹了抹，拾起身旁的那柄长剑，就一招一式地练了起来。

他将每一招式全练得极慢，而且颠来倒去，总是只有四招。

第一招是两脚丁字步站定，左掌当胸，如僧人合十，右手剑锋微微向前，这原只是个起势。

第二招长剑一摆，剑光下沉，随即疾若飘风，向上挑去，左手已挽成剑诀，中指与食指，紧紧并在一起，旋又右脚向前跨出，身影一矮，舞了一个剑花，剑光伸缩摇摆不定，两只眼睛注视前方。

最后一招，便是倏地收回剑来，向后倒退两步，手臂伸出，剑光向己，然后再猛地向前刺出。

树上那位小姑娘，起先还很注意地看着，后来见他练来练去只是那四招，像有点儿不耐烦起来，伸出比糯米还白的纤手，用丰腴的手背遮住小口，轻轻地打了一个呵欠，又看了一会儿，那少年还是在练那四招，正练到第四招，那柄剑猛地向前刺出的时候，小姑娘便偷偷地爬下树来，看样子是准备吓他一跳。

但当她正爬下树来的时候，忽然看到那少年突然斜身回步，就借第四招剑向前刺的身势，蓦地回过头来，用力一抖，那柄锈迹斑斑的长剑竟抖起一阵“嗡嗡”声来，然而剑尖分刺上下左右四方，又倏地收回剑去。

小姑娘看了，心中喜欢万分，仍想再爬上去，身形才动，便听得那少年喝道：“什么人躲在这里，偷窥人家练剑？”

小姑娘知道躲不过去，做了一个鬼脸，扑地从树上跳下。这时浓雾未散，松树又相当高，小姑娘衣衫飘飘，从树上跳了下来，竟像腾云驾雾一般，好看至极。

那少年见小姑娘跳了下来，像是松了一口气，笑道：“燕秋师妹，又是你在淘气，要是我当了外人，一剑刺过来，误伤了你，回头又号哭了。”

小姑娘将嘴一撅，鼓着腮帮子，一张圆鼓鼓的小脸更显得红是红，白是白，惹人可爱，她赌气道：“哟！师哥，就算你比我多学几年武吧，也不见得一剑就能将我刺伤啊！不信你试试！”

那少年当真长剑一摆，剑光下沉，然后又疾向上挑，向小姑娘刺去。

小姑娘“咯咯”一声倩笑，身形滴溜溜地转，伸着右掌，虚砍一砍，便躲了开去，一面还在叫道：“师哥，我不要这招‘瞒天过海’！”

少年持剑而立，道：“你要那一招‘精卫填海’？‘河伯观海’？”

小姑娘连连摇头，道：“都不是，我要你使‘海上勾鳌’这一招！”

少年听了，面色陡变，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眼睛垂了下来。

小姑娘见一提起“海上勾鳌”，师兄脸色就变，便翘起嘴唇说道：“哼，不肯就不肯，何必板起张脸给人家看？”

少年正色道：“燕秋师妹，莫非我刚才练剑，你全都看在眼里了吗？”

小姑娘点了点头。

少年叹一口气，道：“燕秋师妹，你顽皮淘气也就罢了，怎敢违背师训？噢，这招‘海上勾鳌’，师父有没有教你？”

小姑娘摇头道：“师父偏心，师父偏心，教你不教我，我早就说过前四招学熟了，该教我第五招了，师父总不肯教，说我前三招还不到火候。今天一早我就见你偷偷溜了出来，便知道有东西看，谁知道师父果然将第五招授了给你！”小姑娘一张小嘴，连珠炮似的说过不停，那少年几次想插嘴，都插不进去。小姑娘说到后来，眼圈红红地，倒像是受了无限委屈一般。

少年听了她的话，脸色更为严肃，道：“师妹，师父的戒律是同门师兄练武的时候，谁也不准偷瞧谁的，更不准私相授受，你不记得了吗？”

小姑娘嘟着嘴道：“师父又不知，怕什吗？”

少年道：“师妹，你怎么尽淘气？师父既然收了我们做徒弟，哪有不肯教我们武功的道理？看你上山不到两年，不但内功已有根底，一套单刀、一套流星锤法和一套拳法，也已练得相当可观了，不是吗？”

小姑娘侧头想了一想，自己也“嗤”的一声笑了起来，但再一想，小嘴又一扁，说道：“可是师父就是不肯教我这第五招！”

少年解释道：“师妹，师父不是不肯教你，而是这套‘倒海剑法’，非同小可，虽然全套剑法只有七招，但每一招都得下苦工夫，尤其是开始四招，若根底不好，就授了第五招，反而是害了你！要知道‘倒海剑法’每一招之中，俱含七种变化，七七四十九种每招单使，当然是看不出妙用来，但七招齐施，却虚虚实实，七虚七实，共有九十八种变化呢！若是前四招根基不打好，即使七招学全了，还是只有七招，没有变化。若是根基扎好了，自然会将全套剑法豁然贯通，变化如意了。”

小姑娘越听越有味道，听到后来，拍手叫道：“师哥，那‘倒海剑法’竟有这等妙处，怎么我不知道？师父几时和你说的？”

少年道：“还不是昨天中午，他突然接到白燕子送信来，便将我叫了去，讲这一番话给我听不算，还将第五招‘海上勾鳌’、第六招‘海女弄环’、第七招‘海内十洲’，一起授了给我。他说接得天地会大阿哥从广州派白燕子送信来，清兵已抵福州，将重兵屯在福建边境，潮阳一县已可朝发而夕至！”

小姑娘听到这里，“呀”的一声。原来她姓寥名燕秋，正是广东潮阳人。因此她催道：“师哥，快说下去！”

少年续道：“师父叹息了一阵，这带领清兵的那人唤作李成栋，是满清大将之一，此人善能用兵，并说永明王朱由榔，已被一干权臣，拥立为帝，在肇宪驻蹕，但又有一些人，竟在广州另立了一个皇帝，真的不知死活。想这班饭桶，若叫他们自相残杀，吮吸民脂民膏，俱是能手，若叫他们抵抗异族入侵，如何能够？因此师父说我们纵然不帮大明天子，也得保住自己的家乡，于是立刻束装下山，并说广东从此多事，或许我也要随他下山，因此才将这后三招剑法，一并授了，还叫我一招未曾熟练，切不可练第二招哩！”

寥燕秋听了，半晌做声不得，忽然道：“师哥，既然家乡多事，师父也该令我们下山才是，他老人家没有提起师姐和我吗？”

少年道：“没有听说。”

寥燕秋问道：“师哥，你也将这最后三招的剑法授了我吧。”

少年变色道：“未奉师命，这如何能够？”

燕秋知道他不肯，故意冷笑道：“哧，师哥，难道师姐叫你教，你也不肯吗？”

少年面上一红。

寥燕秋口中的师姐，也是他的师姐，只不过长他一岁，是师父的爱女。少年自从年龄渐增之后，早已对自己师姐起了暗恋的念头。但偏偏她又若即若离，好起来有说有笑，不好起来半天不理他，真使得他摸不透她的心意，他为人又木讷诚毅，因此一段心事，总不敢讲了出来。小姑娘寥燕秋人古灵精怪，年龄虽小，懂的事儿却多。她二师哥对大师姐百依百顺的情景，她早就看在眼里，所以这时才故意讲出来气他。

果然少年把脸涨得通红，半晌才道：“未得师父许可，师姐也不能教的！”

这句话才讲完，忽然听得一个莺莺啾啾的声音起自身侧，道：“不教就不教，谁稀罕……”那声音穿过浓雾，像是突然唱出来的一般，倒吓了那少年和寥燕秋一大跳。

两个人一起回头看时，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穿着一袭湖色的绉纱长衫，身材瘦长，秀发如云。那一双眼睛，如一泓秋水，睫毛又长，配着那

两条不浓不淡的眉毛，再加上殷红的小嘴和高高的鼻梁，即使是在发怒，也叫人疑心天下凡人之中，怎么会有这样的美人儿？这时浓雾渐散，一丝丝的雾，在她腰际绕来绕去，更显得她和仙子下凡一般。

这个少女，就是那少年赵敞暗恋着的师姐，真元观清波上人在皈依三清之前所生的独养女儿，依着他父亲未做道士前的俗姓，姓麦，单名一个莲字。

赵敞一见他师姐突然出现，知道自己适才讲的话一定全都被她听了去，呆呆地望着她，竟不知如何才好。

小姑娘寥燕秋在一旁拍手笑道：“好！好！老鼠见了猫哩！这下看你教不教？你要敢不教，当然没有话说，你要不敢，哼！教了莲师姐，你敢不教我？”说着，鼓起了小脸蛋，得意到了极点。

赵敞并不在意寥燕秋的调笑，向麦莲结结巴巴地道：“师姐……师父临走时曾说，这五、六、七三招，绝不准私相授受，他老人家说，你们应该学另一套‘翻江剑法’的——”

一言未毕，寥燕秋就抢着问道：“什么‘翻江剑法’？怎么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赵敞并不理会她的打岔，续道：“师父说，这两套剑法，将来由一男一女，配合使用，威力要大上不止两倍。若是学了‘倒海剑法’，便会分了心神，不能领会‘翻江剑法’的奥妙了……”

麦莲一双妙目，流转不定，看住赵敞，见他越讲越急，连脸儿都涨红了，忙嗔道：“呸！啰啰唆唆的，谁要你教来？什么叫私相授受？”说着，觉得女孩儿家，实在不应口出此言，便羞红了脸蛋儿，越发显得娇艳动人。

这一来，赵敞更加心慌意乱，忙解释道：“莲师姐，我，我不是说，不是说我和你私相授受，是说……”

寥燕秋见了他那着急样儿，又听他越解释越糟糕，便打断他的话头道：“算了！算了！我们不要你教，好了吧！”

赵敞这才松了一口气，但一看麦莲，见她两眼直望着远处，竟大有责怪自己的意思。他为人诚朴，又不知怎么地好起来，只觉得走上前去赔罪吧，又怕更加得罪了她；若就是这样，又怕她怪自己连个好话都没说，因此欲进又退者再三。

麦莲却只是淡淡地笑着，望着面前像大海一样的云雾，那些矮的山峰，根本看不见；高的则在云上露出了一点儿，像是海上的孤岛一样。

寥燕秋也嗔怪赵敞不肯教他“倒海剑法”的其余三招，赌气儿和麦莲站在一起，两人向前面指指点点，低声说笑，并不理会赵敞，倒将赵敞一个人僵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他才道：“师姐，我——”

麦莲倏地回过头来，问道：“你、你怎么啦？你敢违背他老人家的话吗？”

赵敞为人也真老实，一见麦莲问自己，竟老老实实在地答道：“我不敢！”

寥燕秋“哧”的一声笑了出来，麦莲也不禁好笑，这一笑，左右两面，都显出了浅浅的一个酒窝，更显得动人。

赵敞见师姐笑了，心中才落下一块大石，正要上去搭讪几句，忽然听到寥燕秋叫道：“啊你们看，这是什吗？”

赵敞与麦莲一起看时，也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只觉七彩斑斓、颜色鲜明的两片，在云雾之间穿上插下，像是鸟儿，但鸟儿又不会飞得那么灵巧，那么翩翩。看它们越飞越高，竟是两只大蝴蝶，那蝴蝶两翼展开，总约有一尺长，越是飞得近，看来越是美丽，那翅上的颜色，鲜明不必说了，而且隐隐有光华流转。

寥燕秋见得拍手道：“师姐，师哥，这是什么蝴蝶？”

赵敞原是罗浮山下，增城县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罗浮山上的特产，便答道：“那叫做罗浮仙蝶！只有罗浮山才有！燕秋师妹，你要是喜欢它们——”说到这里，他一眼看到麦莲似有不悦之色，忙说道：“莲师姐，你要是要，我捉给你玩可好？”

寥燕秋听他半途改口，嘟起了小嘴，道：“才说捉给我玩的，又说捉给师姐玩！”

麦莲接着道：“我才不稀罕呢，要玩，自己会捉？谁不知道那是罗浮仙蝶，又叫做小凤凰的！”

赵敞见闹了一两面不讨好，心想与其解释，不如捉了来再算。

刚好这时候罗浮仙蝶翩翩飞来，在自己头顶盘桓，相距不过几尺，他气凝丹田，双足一点，人就箭也似直射而上，眼看双手伸处，就要一手一个，将那罗浮仙蝶捉到手中，谁知那两只罗浮仙蝶忽然向旁一侧，避了开去。赵敞抓了一个空，寥燕秋大叫“可惜”不止，麦莲却理也不理，眼看前面。

赵敞见一抓不中，那罗浮仙蝶并未飞远，仍在头顶，便又是一纵，这一下用了九成功力，但是仍未抓到，仙蝶翩翩，向前飞去，赵敞一心要抓住了仙蝶，赶了过去。

那玉女峰全形，恰是一个美女，顶天立地而立，绝顶之上，原没多大平坦的地方。三人这时所站，只是一块十丈方圆的空地。

赵敞向前跑了几步，已是下山陡坡，眼看仙蝶越飞越远，正要罢手，那仙蝶忽然折了回来，又在自己眼前盘旋，寥燕秋急说道：“师哥！快抓！快抓！”

赵敞用力一跃，竟跃在仙蝶之上，随着身子下坠之势，“呼呼”两掌便拍出，那仙蝶为他掌风所罩，再飞不高，倏地向下跌落，赵敞也随之跃下，刚

要伸手去接，忽听“嗤嗤嗤”三数下破空之声，几点寒星，由下激射而上，对正那罗浮仙蝶射去，赵敞若要伸手去接，暗器正好要打在他的手上，吓得他慌不迭缩手时，几下轻微的“扑扑”之声过去，那些暗器，全已穿过了罗浮仙蝶那七彩斑斓的翅膀，翅一破，仙蝶便像断线风筝般向山下跌去。

麦莲虽然表面上装着不在意，但她也着实盼赵敞能捉到仙蝶，看看他到底给谁。她和寥燕秋，本来情逾姐妹，绝不会为了这些玩物来争吵，但她天生好使小心眼儿，见刚才赵敞先说抓了来给寥燕秋玩，心中就不悦。而且那罗浮仙蝶也着实好看，纵使养不活，拿来钉在墙上，也是好看的，因此见仙蝶突然被突如其来的暗器打了下去，不禁“啊呀”叫了一声。

寥燕秋则更是急得骂道：“什么人不问情由，就乱放暗器？”

赵敞原本不喜这类东西，倒也不放在心上，只是一清早，会有谁上山来？那玉女峰如此峻削，等闲武功，可绝上不来，而且适才听那暗器破空之声，甚为劲疾，来人若是敌人，师父不在，可要大费手脚。

他正在犹豫，听得一人喝道：“国家多难，满清大兵已至广东边境，还要玩物丧志，捉蝴蝶玩儿吗？”随着声音，一个人穿雾而上，一上山，就连跨了几步，在空地中心站定，身法又快又潇洒，三个人都不禁暗暗喝了一声采！定睛看那人时，一身书生打扮，眉清目秀，手中持着一柄折扇，微微摇动，竟是个少年书生！年纪也不过在二十出头而已。

赵敞一听来人开口便申斥人家，虽然明知他的话对，但见他这般大刺刺的模样，心中也是不快。只不过他为人木讷，只是“哼”了一声。

寥燕秋见来人年纪并不大，而且神气清朗，一看便减了几分恶念，只是嘟着嘴不讲话。

麦莲则心中可惜那对罗浮仙蝶，也不管来人是谁，冲口便嗔怪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冒失？还未上来，就毁了一对罗浮仙蝶！”

这时，浓雾已将散尽，旭日的万道毫光，射向山头，照得麦莲更是容颜出众。

那书生听麦莲责怪自己，先是仰天一笑，意似不屑，但一抬头，看到麦莲如此美丽，这一下冷笑，竟笑不下去，变得僵在那里。但那只是一霎间的事，只见片刻之间，他面容就发生了变化，满脸堆下笑来，问麦莲道：“原来姑娘锤意这罗浮仙蝶？小生刚才上山来，半途上刚好碰到一对，捉了在此，谅还活着啦，姑娘若要，小生双手奉上！”说着，怀中一探，拿出一个手巾包来，去了手巾，果然是一对罗浮仙蝶，不过没有适才的那一对大，还在扑翅挣扎。

书生拿了这对罗浮仙蝶，向麦莲递去，一面笑道：“姑娘，依我看，你比这罗浮仙蝶美了不知多少，罗浮仙蝶既称小凤凰，你就该称赛凤凰才是！”

麦莲起初还着实憎那书生，但听他讲话，声音清越悦耳，人又生得不俗，不知不觉间已去了几分厌恶之念，再一见他向自己大献殷勤，还赞自己比罗浮仙蝶更美。她独处在山，父亲是不会无缘无故赞她美的，寥燕秋又是个女孩儿。只有赵敞一人年纪与她相若，但偏偏赵敞为人木讷，心中话多，嘴里却讲不出来。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就不知他讲点什么。因此长了那么大，竟还没有听人当面赞过自己美貌的，女子大都喜欢人家称赞，心中一乐，便向那青年书生盼了一眼，那书生顿时又如受雷轰一般，呆了一呆，但随即道：“姑娘，拿去了吧！”

麦莲接过罗浮仙蝶，看看它们美丽的羽翼，心中想道：“难道我真的如这人所谈，比这仙蝶还要美，应该称作赛凤凰吗？当然是的，看那人——”想到这里，又向书生看了一眼，书生星目流转，顾以一笑，麦莲顿觉得脸上发热，头一低，又想起来：“看那人也不像说谎的人呢！”

寥燕秋见那少年书生将仙蝶给了麦莲，她可是一点城府也没有，喜滋滋地跑过来，挨住麦莲，看那仙蝶。

只有赵敞心中瞧不起那书生，因为那书生才上来，便说什么，国家多难，不应玩物丧志，捉蝴蝶玩，何以他自己也捉了一对？他自己做人忠实，也就最讨厌言行不一致的人，见他油腔滑调地看住麦莲，便问道：“尊驾何人？上山来有何贵干？”语气之中，竟隐含敌意。

那少年书生一个斜步，回过身来，向赵敞看了几眼，微微一笑，双手负在背后，仰天吟道：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人本生得清秀，这负手一吟，果然意气非凡。但赵敞却不知他在胡诌些什么，他本是罗浮山脚下一个放牛娃儿，六年前，清波上人因事下山，见他正被东家用皮鞭抽打，满头满脸都是血，心中不忍，又看他人生得老实，就花了几两银子，便将他带上山来，传授武艺，闲中虽也教他些文字，然而赵敞一心向武，这文字上的工夫未免欠通些，因此听了书生高吟，眉头一皱，正要发话，却听麦莲赞道：“好大的口气！”

那书生听麦莲赞他，一个转身，向她作了一揖，神态飘逸之至，道：“在下姓郑名可，向与石、马、徐三家在海上为生。闻得清波上人在此静修，亟欲一见，未知可否？”

他这里越是掉文，赵敞就越是皱眉头。

寥燕秋只觉得此人好玩。

麦莲想法却又不同，刚在郑可高吟一首范仲淹的《渔家傲》，她从小受父亲熏陶，文学上根底甚好，便知他是自咏心怀，因此赞了一句，听得他再开口，又是文质彬彬，竟感到气味相投起来，忙福了福，正正经经答道：“清波上人正是家父，惜昨日中午有事下山，至今未回。公子请至小观休息如何？”

寥燕秋听了，哈哈笑道：“师姐，你们两个在做戏吗？怎么又唱又说的？”

麦莲脸一红。

郑可笑吟吟地问道：“不知两个姑娘怎样称呼？”

寥燕秋见问，赶紧绷紧了脸，也学着麦莲，向郑可福了一福，逼尖了喉咙，道：“不敢，不敢，这位是师姐，姓麦名莲，那是师哥，姓赵名敞。在下姓寥名燕秋，向与师哥姐在此学武！”

这一番说，经她板着脸儿道来，越发叫人笑得前仰后合，她自己想着也觉得好笑，一头撞在麦莲怀中，咯咯乱笑。

麦莲不防备，两手一松，那对罗浮仙蝶翼翅一振，就飞走了。

寥燕秋“啊呀”叫了一声，郑可道：“不用怕，飞了小凤凰，有赛凤凰在呢！”

赵敞只觉得郑可有点滑头，但见师姐妹已和他搅得那么熟，也就不便说什么。这时正是十一月，清晨天气已很冷，他呆呆地站了一回，觉得冷了起来，见他们三人有说有笑的，自己又插不上嘴，心中有气，一扭身，跑回道观去。虽听得麦莲他们也随后跟了来，却只当不知。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加了一件外衣，携了那柄锈迹斑斑的剑，又走了出去。他心中有气，就纵高跃下，练起剑来，正练得有劲，突然闻得扑鼻传来一股香味，那香味好闻已极，叫人一闻而食欲大动，再向前走了几步，香味越浓，转过一块岩石一看，一个长不满五尺的矮老头儿，正对着一只铁锅，口中衔着一条木棍，那浓烈的香味，就从锅中冒出。

赵敞见了有人，不觉一惊，慌不迭隐身在草丛当中，心想自己在这玉女峰上住了六年，从未听师父说过这里还有人居住，看这矮老头儿，长不过五尺，只到自己半身，头上是个秃顶，脑门外凸，像图画中的老寿星一般。但胡须却长到几乎拖在地上，一袭长袍，点尘不染。两只手像放在背后，全神贯注地用口咬住木棒，在铁锅里拼命搅动。

过了一会儿，那香味更加浓烈，那老头突然悄悄地走开一步，用脚从地上拿起灰扑扑一块布，将自己盖住，那布的中间，只有一个圆洞，恰好将他的头露在外面，他人再一蹲，若不是仔细看，只当这是一块石头罢了。

赵敞看不透这老人在闹什么鬼，左右闲着无事，便也屏住气息，看了下

去。但左等右等，那矮老头儿虽然两只眼睛睁得老大，但人却像是睡着了一般，一动也不动。

赵敞等得不耐烦起来，刚想起身觅地练剑，忽听得一阵“丝丝丝”的声音，那矮老头儿听到这声音，面有喜色，眼睛眉毛，一起乱动，神情甚为滑稽，赵敞也听得那声音有异，他自小在乡间，知道只有毒蛇毒虫，在嘘气时才会发出那种“丝丝丝”的声音。再一看，不禁吓得他心中“怦”的一跳，原来就在那怪老头的后面，有一个光秃秃的小山洞。罗浮山上，气候四季温暖，雨量又足，野草茂密，但那山洞之旁，却是寸草不生，而且石头上还有横一道竖一道浅黄色的痕迹，若非洞中有奇毒的蛇藏着，洞口怎会这样？看来那矮老头竟是捕毒物的好手，特为弄了那么一锅喷香的东西，来引那毒物出来的。

赵敞只是人老实木讷，资质并非愚鲁，他这一猜，已将事实猜到八九分。

不一会儿，那“啞啞”声渐渐强烈，变成了“吁吁”之声，再过一会儿，那小洞口绿光一闪，露出一个蛇头来。

那蛇头并不大，不过拇指般大小，但蛇信吞吐，却又红又长。除了信头是红的，眼睛是黑的外，全是绿色，绿得犹如新竹经雨水洗过一般，苍碧得可爱。

那老头见蛇已游了出来，越发一动也不动。

那蛇昂首四顾，随着蛇信吞吐，“吁吁”乱响，不一会儿，便游了一大半身子出洞。

赵敞一见那蛇的形状颜色，便已知是“竹叶青”。但寻常“竹叶青”，长不过尺，噬人七步致命。这条“竹叶青”，已有三尺许长了，还未见尾，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那蛇慢慢地游了出来，到后来，似经不住那香味的诱惑，一蹿而出，径奔铁锅，以尾支地，昂起头来，向铁锅里伸去，突然之间，赵敞只觉眼前一花，一团人影飞舞，那怪老头已像飞一样地扑了过去，身形之快，端的疾逾飞鸟，那蛇似知道不好，头一回，向后倒退了两尺。

赵敞见蛇能够倒退，已经诧异不止，再一看那老头，动作比蛇更快，也跟了上去。那蛇头一伸，口吐红信，上下两排白森森的毒牙，对准老头就咬。谁知怪老头非但不避，反而也张大了口，迎了上去。

赵敞看到此处，再也忍不住，“啊”的一声叫唤。

蛇与老人，似都呆了一呆。

就这一呆的工夫，那蛇便箭也似疾，射向洞中，只见绿光连闪，已跑得影儿都没有了。

那怪老头儿见蛇已入洞，顿时大怒，那嘴长及地上的白胡须，乱飘乱拂，

像是被狂风乱吹一样，向前跨了几步，甩掉了身上的灰布，举腿就是一脚，踢在那只铁锅上，“咣当”一声，铁锅被他踢得直跌出去，径向赵敞藏身之处飞来，其声“呼呼”，劲疾无伦。

赵敞不能再躲着不出去，而且即使怪老头不发怒，他既然自己知是自己坏了人家的事儿，依他为人，也要出来道歉的，所以一见铁锅向自己飞到，身形一晃，人便蹿出几步。

那铁锅“砰”的一声撞在石壁上，锅内的东西跌了出来，赵敞一见，不禁打了几个恶心，原来那东西闻味道那么香，实在却像粪虫一般的虫儿，有的已被铁锅砸扁，有的还在蠕蠕而动，看得赵敞掩眼不迭。

那矮老头子见赵敞现身，果然有人隐身在侧，便喝道：“小娃儿，怎敢坏你三太爷大事？”他人虽矮，然而这一问，声音却洪亮到了极点，倒像七尺高的黑脸大汉所发一般。

赵敞向前连跨几步，总算离开了那些令人恶心的粪虫。

耳中听得那声若洪锤的一问，忙回过头来，小心翼翼地赔礼道：“三太爷，我并不知道你是存心捉蛇，只怕你给咬了！”

那怪老头儿向赵敞上上下下打量一阵，又侧头想了一想，眼睛、眉毛、鼻子、嘴，甚至耳朵也一起活动起来，神情滑稽动人，赵敞见已经得罪了他，不敢再笑。怪老头想了一会儿，摇头道：“奇怪，我不认识你这个娃儿呀！你怎知道我叫三太爷？”

赵敞心想，原来这矮老头儿是个浑人，刚才还是自称三太爷来着，怎么倒说我怎知道他叫三太爷？若是狡狴之人，必要借此机会，乱说一通，但赵敞为人，一点是一点，一横是一横，绝不会花言巧语骗人，便照实道：“是你自己说的，说我坏了三太爷的好事！”

怪老头听了，从背后伸出手来，在自己光亮亮的脸门上拍了一下，叫道：“是啊！你不识三太爷，三太爷也不识你，这样便没有交情好讲，坏了你三太爷的大事，该怎么样，小娃儿你自己说吧！”

赵敞见他人怪模怪样，讲起话来声音也响得叫人害怕，但实在却不像一个坏人，既然他问了，自己也想不出怎么办，便道：“三太爷，我也想不出怎么办，你说呢？”

怪老头儿听说，向赵敞瞪了一眼，手又放到了背后，来回踱起方步来，一面还不断地用手拍脑门，眼耳鼻一会儿缩在一块儿，一会儿又放松，踱了半晌，便停步发怒道：“小娃儿，你胆敢戏弄三太爷？”

赵敞莫名其妙，道：“不敢啊？”

老头随手一掌，拍在身边的岩石上，竟拍得石屑纷飞。

赵敞看了，心中吓得一跳，心想山上岩石何等坚硬，这老头儿一掌竟能

将岩石拍得碎屑纷飞，这掌力着实惊人，若被他一下拍在身上，还不粉身碎骨吗？师父能否有如此功力，没有见过，自己虽然练了六年内功，照师父说，已算是进步神速，但是要拍碎岩石，却是还不能够，一面想，一面呆呆地看着那怪老头。

怪老头拍了一掌之后，怒气还未息，气呼呼地道：“你还说不敢戏弄三太爷？叫你三太爷想办法，不是戏弄吗？谁不知道你三太爷是出名的饭桶，只会吃，不会想的？”

赵敞听他越说越不像话，笑又不是，不笑又实在忍不住，憋得实在受不住，终于“噗”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开始，便不可收拾，直笑得前仰后合，忽听“锵”一声，腰间的长剑，碰在岩石上。

那老头儿开始时只是瞪着眼看他，忽然间像是发现了什么，直跳起来，大声嚷道：“小娃儿！你会武功，是不是？”

他就这样说话，声音已大得吓人，这一大叫大嚷，更是不得了，轰轰发发，在山中激起一阵回声，震得赵敞耳边一阵“嗡嗡”作响，哪里听得清他嚷些什么？便说道：“三太爷，你讲得小声点。”

怪老头儿一笑，道：“我问你会不会武功？你手中拿着长剑，敢是会使剑吗？”

赵敞道：“会几招，使不好。”

怪老头儿头一侧，扳着指头算道：“你这小娃儿吓走了青王神，我又得花两个月的时间去捉笋虫，还要等个大雾天，又要上来下去，没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不行。”一面算，一面五官又是乱动，算到这里，抬起头来道：“小娃儿，你听着，三太爷为了你这一声喊，得花三个月的时间再来捉那青王神，这样，你会使剑，就罚你教三太爷三招剑法，否则，将你隔山摔了过去！”

赵敞犹疑道：“三太爷，非是后辈不肯，只是师门剑法，未奉师命，怎能传授与外人？”

怪老头儿眼珠一翻，道：“你师父是什么人？”

赵敞道：“真元观清波上人。”

老头儿将头一侧，喃喃道：“清波上人？三太爷在江湖上也走动了多年，广东广西，高手也会过不少，怎没听见过一个叫清波上人？”便喝道：“什么清波上人，浊水下人，鸡零狗碎的剑法，三太爷也不肯学，你且使一招给我看看？”

赵敞知道师门“倒海剑法”奥妙无穷，每一招都有四句口诀，使给他看并不要紧，自己这耽搁，不知师姐妹怎样了，也急欲脱身，便长剑一摆，剑光下沉，随即一凝劲，手腕一抖，向上挑去，左手中指食指，挽了一个齐齐正正的剑诀。

那怪老头儿见了，也不转身，“托”的一声，人就向后倒跳出去三步，叫道：“瞒天过海！”

赵敞一惊，收了剑势，道：“三太爷，你怎知呢？”

老头儿并不回答，又叫道：“海底蛟！”

赵敞问道：“什么？”

老头又叫道：“江上燕！”

赵敞更是莫名其妙，提高声音问道：“你说什吗？”

老头“托”地又跳前一步，“托”地又跳后三步，看他跳来跳去，两腿纹丝不动，人竟像被脚底下的弹簧弹了起来一般。

赵敞知道这是他将内力逼在脚底，再传至地面，然而才能“托”地跳起。照这样的功力来看，实在是一位前辈高人，怎么却这样愚鲁不堪？只见他前后左右跳了一阵，又叫道：“海底蛟，江上燕，两柄长剑闯江湖，翻江倒海三十年。小娃儿，海底蛟是你什么人？”

赵敞听得莫名其妙，说道：“我并不认识什么海底蛟，在山上六年，除了师父、师姐、师妹以外，就是一个老道人，又聋又哑。”

怪老头儿不相信，道：“小娃儿敢和你三太爷撒谎？你不识得海底蛟，如何识使‘倒海剑法’，说！”

赵敞据实答道：“这剑法是师父教我的。”

老头儿问道：“你师父是什么人？”

赵敞心中暗想，这老头也真搅不清楚，便大声答道：“师父是上清下波，清波上人！”

这一来，老头更听不明白，道：“什么上上下下，我说是海底蛟！”

赵敞见他无理可喻，便不再出声。

怪老头儿道：“回去讲给海底蛟听，说三太爷着实想念他，再告诉他，三太爷也不是不敢见他，只是——嗯——”他又侧了脑袋想了起来，嘴唇几乎碰在鼻子上：“只是不见他，什么理由，你道三太爷想不出，三太爷只会吃，不会想！”说着“蹬蹬蹬”地跑下山去了，实在出人想象之外。

赵敞见他已去，在山腰绕了一会儿，便找到了上山的途径，他抬头一看，依稀上面有几条人影在飞驰，他从十二岁上山起，在山上跑上跑下，脚底下的工夫实已有相当造诣，一见前面有人，想起山下只有师姐妹两人在，那个书生又不知是什么人，自己实在是不该赌气离开的，一想到麦莲对那书生，竟大有好感的样子，心中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一转念，更急于上山去，脚底下一加劲，飞也似向上跑去，不一会儿，前面影影绰绰的几个人影看得更是分明，竟有六个人之多，有几个身材高大，手中还持着兵器。他心中起疑，急赶上去，见那六人中有一个是胖大和尚，披着一件青色的袈裟，